

非常心动系列

黄虹坚 / 著

明天你就十五岁了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黄虹坚 著

明天你 就十五岁 了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天你就十五岁了/黄虹坚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3

ISBN 7-5397-2717-9

I.明… II.黄……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487 号

Míngtiān Nǐ Jiù Shíwǔ Suì Le

明天你就十五岁了

黄虹坚/著

出 版 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者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图书发行部电话:(0551)2632113(办公室) 2619156(传真)

E-mail: ahsebwsh@mail.hf.ah.cn

策 划:何军民

责 任 编 辑:何军民 季红跃

封 面 设 计:华典设计

插 图:丁晓晨

制 作:安徽远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4.75

定价:8.00 元

ISBN 7-5397-2717-9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

The map shows the northern Adriatic coastline, with Italy to the west and Croatia to the east. Sampling stations are marked with numbers 1 through 10. Station 1 is located near the Italian coast, while stations 2 through 10 are further east, closer to the Croatian coast. The map includes latitude lines (45°N, 46°N) and longitude lines (15°E, 16°E, 17°E).

入,表现了男孩子和他周围的人、事、世界的关系,展示了男性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心路。

这本书的故事好像还没有说完。是的,日子不会停顿,故事还在延续。我自己也在不断问自己:这个男孩子今后会怎样?他最终会长成一个好男人吗?

此书献给一直使我富有同情心的、逆境中的男女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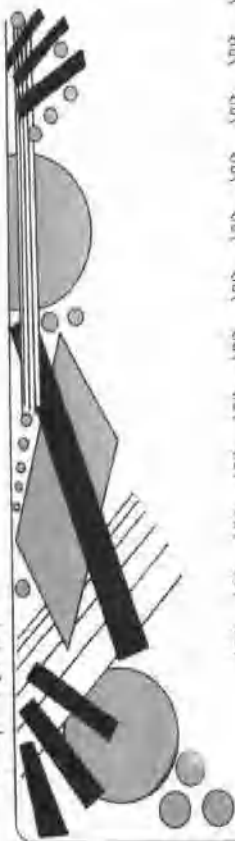
我曾对中学生许下的诺言终有交待了。我如释重负。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我是喜才	1
第二章 神秘的会面	13
第三章 两个漂亮女生	22
第四章 白领的诱惑	34
第五章 富家美女的世界	43
第六章 谢老师的心事	57
第七章 心中藏个小秘密	66
第八章 “荣二伯”是谁	79
第九章 言归于好	85
第十章 妈妈的心事	100
第十一章 心事被发现	109
第十二章 爸爸的秘密	119
第十三章 迟来的温情	130





第一章 我是喜才

那个叫昌哥的男人说不上岁数。

十来岁的男孩子对大人的年纪总是不关心,也说不准。他只是觉得昌哥真的有点像电影中的“蛊惑仔”。

男人打量着眼前的男孩子:“你吃得消吗?做泥水工可不像你们在教室里享福,有冷气……”

男孩子高而瘦削,比旁边一个矮胖的人高出一头。

矮胖的那人拉了他一把:“你在做梦吗?昌哥问你话呢!”

高瘦的男孩子把指关节按得“哗啦”响——这是他一紧张就不自觉重复的一个动作。他说他不怕苦,他一点都不怕苦,他从中二就开始出来兼职,在麦当劳、建筑工地都干过。

“别看我瘦,我可有劲了……”他说。

昌哥笑得很猥琐:“拍拖有劲吧?你这小子不说就不说,一说口水比茶多……明

天就来上班，帮师傅拆了那道墙……”他用下巴指指路边一堵快要倒的墙。

男孩子看到他左手中指戴着一枚玉戒指，很显眼。

“一天一百五，朝八晚六……怎么了？”

男孩子看看身边矮胖的伙伴，咽下口水：“不是说……一天给二百吗？”

“二百？不错，那是去年的价。今年什么行情？有事做你还不多谢老天！说，做不做吧？”

“做！做！”男孩使劲地点头。

大头明在一边帮腔：“昌哥，他做事勤快，肯卖力气。”

昌哥点着烟，不看他们：“知道规矩吗？”

大头明快嘴快舌：“知道知道，一上班我们就请你喝茶。”

“还有……”高瘦的男孩子机灵地说，“如果有人说我们还没成年，就说我们老爸是昌哥的朋友，是来帮忙的。”

昌哥问他：“大头明说你老爸也出来混过，他叫什么？”

高瘦的男孩子勉强笑笑：“别人都管

他叫‘鸡四’。”

昌哥认真想了想，摇摇头，又问：“姓什么？”

“邱。”

“邱？”昌哥又想了想，皱皱眉，“你叫什么？”

“邱喜才。”

昌哥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干笑两声：“喜财？你老爸真是个财迷！”

男孩子辩解：“我是‘才华’的‘才’。”

邱喜才讨厌自己的名字，因为几乎所有人一听到他的名字，都自然想到“财”字。“财”没什么不好，可一放到名字里，那个人就像充满了铜臭。

学校的老师也常常顺手在“才”字边加上一个“贝”。喜才直到读中一，才敢跟老师说：“我不是这个‘财’。”

班主任是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女老师，姓谢，圆脸短发，常常笑，笑声很有穿透力。喜才觉得她还不太令人讨厌。

“哟，不是‘钱财’的‘财’……”谢老师看看他，一边改着名册，一边吐着舌头怪自己粗心，“这么说你父母希望你将来有‘才华’？”

喜才很自尊地点点头。

其实他原来真是叫“喜财”，和哥哥“喜金”共一个“喜”字。小学二年级，班上一个叫白峻峰的男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财迷”。他回敬了一句：“白面书生！”不但因为他姓白，他确实长得白。可是“白面书生”不像“财迷”那么俗气，还有一点夸他斯文的意思。喜才觉得自己还是吃亏了，放学回家便闷闷不乐，饭也不想吃。

“财仔，你是怎么了？”阿妈问。

他躲着阿爸：“我想改名字。”

阿妈问：“好好的改什么名字？”

“我……同学说‘喜财’就是‘财迷’，我……”他开始委屈地抽抽答答。

阿爸喝光了两罐啤酒，脸通红通红的，夹了一片肉扔进嘴里，忽然吐出来，瞪阿妈一眼：“炒的什么肉？老得嚼不动！该死的！”他嘟囔了一句脏话，不高兴冲着喜才叫道：“哭哭哭，你哭什么？嫌不够吵是不是……”接着举起巴掌……

阿妈伸出手臂拦着他，颤着声低声嚷道：“你干什么你？”

阿爸比她更凶地嚷着：“都是你惯的！辛苦了一天回家，连口安稳茶饭都吃

不成……”

他边骂边拿上一只黑色提包冲出去，脖子上用红丝绳穿着的玉佛项链贴着他的胸膛来回摆动。

阿妈脸色变了：“又上澳门赌？这个月的房租还没有交呢！”

“我的事你少管！”

这种场面喜才自小就看惯了，那时他常吓得大气不敢出，连哭都不会，只愣愣地坐在小凳子上。

阿妈吵完只会抱着他哭，哭完就幽幽地说：“喜财，不是为你，妈早走了。”

他就乖巧地说：“喜财乖，喜财听妈的话，喜财大了挣钱带妈去吃麦当劳。”

阿妈就眼带泪花笑了。

名字终于还是改了，当中还有一段小插曲。

那天是个星期天，阿妈拉着喜才上街买换季的校服。路过一家律师行，阿妈兴致很高地说，顺便上去改个名吧。那天人家不上班，透过玻璃门只见到一个小姐坐在计算机前加班工作。她穿着半透明的白上衣，耳朵上嵌着明晃晃的钻石耳环，神情举止都很高贵。



漂亮的曹小姐，穿着干净的白上衣，神情举止都很高贵。

阿妈在门外又是拍门又是鞠躬，求小姐开了门，一开口就直接问人家：“怎么称呼你？”

“就叫曹小姐吧。如果有事，欢迎明天再来……”

阿妈用身体挡住玻璃门，努力用乡下女人的固执和谦卑打动她，好像不把事情办成就坚决不走似的。曹小姐宽厚地笑了，说那就进来坐坐吧。阿妈千恩万谢，进去哆哆嗦嗦地说儿子因为名字常叫人欺负，不喜欢“财”字，想求律师楼帮着改名。不等人家开口，她就一鼓作气追问：“曹律师，我没读过几天书，你看改个什么名字才好？”

曹小姐淡淡地笑笑：“我只是律师的助手……叫‘喜才’好不好？表示喜欢‘才华’。孩子自小就爱才，大了才有希望。‘财’、‘才’都是chai，英文名就不用改了。”

妈妈似懂非懂地听着，脸上的神情很是佩服，末了才冒冒失失地说：“曹小姐你这么年轻，办事就这么利落，一定赚不少钱吧？”

香港哪儿有人问人家收入的？曹小姐没有见怪，轻轻把话接了去：“邱太太，其

实我不年轻了。我的小儿女嘛……喜才什么时候生的？”

“八八年，阳历四月。”

“小儿女倒是和喜才差不多大。可我的大女儿都上中六了。”

阿妈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连喜才都看出来了，阿妈显得比曹小姐老得多。她的头上出现了稀疏的白发，脸色也不像曹小姐那么干净和白嫩，却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黄褐斑。最显老的是她的一双眼睛已经不会放亮了，而曹小姐的眼睛多明亮啊。

就这样缠着曹小姐十来分钟，到阿妈问人家收入多少钱时，曹小姐才摇摇头说：“邱太太，其实改名不需要来律师楼，直接到入境事务处就行了。”

吃晚饭时说起这事，阿爸瞪着阿妈骂：“蠢！你知道吗？你这等于法律咨询。律师楼分分钟都得收钱的，有的一小时就收几千块！”

阿妈脸色都白了：我在那儿坐了有十五分钟吧？那该是多少钱？忙把话岔开：“曹小姐心地真好，和我差不多大，可还像个女青年似的……”

那天晚上，阿妈在厕所里对着镜子照了好一会儿，叹一口长气，自言自语道：“怎么一眨眼就老成这样呢？”

一个邻居端着脸盆站在门口，大声说：“邱太太，用完洗手间了吗？”

阿妈总不习惯人家叫她“邱太太”，脸红红地低头退了出来。

那个邻居嘴里常常不干不净的。他左边门牙有一只褪色金牙，张嘴就闪出一道黯淡的光。他喜欢把人家扔出去的东西大包小包搬回家，分了类再拿去卖。走过他家门口，总闻到一股腐朽的气味。

大家都叫他“垃圾箱”。

“垃圾箱”对着阿妈大声说：“怕老？叫‘鸡四’买面膜给你护肤啊，保你比小女生还要年轻！”

阿妈尴尬地笑笑，不搭话。

这一层楼是在天台搭出来的小阁楼，住了三家共十口人，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平日就难免有些口角。另一户姓李，男人给人家通下水道，比老婆年纪大得多，很老实，在家里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倒是常听到他太太的大嗓门。

“垃圾箱”和这家人因为争用厨房和

厕所，狠狠吵过三次，有一次还要报警叫警察上来调解，以后这两家人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阿妈对谁都赔小心，她谁都不得罪，她的口头禅是：“我一个乡下女人，懂什么！”

阿妈的娘家在内地乡下，那个地方以前和现在都很穷。

“人家嫁女说要多少礼金，要多少大件电器，我们那里说要多少担番薯，几担番薯就把女儿卖了……”阿妈一说这些旧事就摇头轻笑，为自己不争气的乡下羞赧。

阿妈嫁给阿爸时才十九岁，看相片，还是个脆生生的小姑娘。她穿一件碎花唐装，两条辫子用毛线扎出宽宽的一道。相片是黑白的，在县城照相馆照的，那些照相馆的背景常是些画工拙劣的亭台楼阁。相片后面是阿爸用圆珠笔写的几个字：白田乡，吕爱玉。

阿爸比阿妈大十五岁。

“那时不觉得他老，他也不显老，跟他朋友来我们家吃一顿番薯，直说又香又甜……我婶——就是我妈，说他不嫌我们家没嫁妆，又肯出一万块钱帮我们家修房子。女儿啊，就嫁了吧……谁知到了香



港……不说了！啊哈……电台在说什么呢？哦，又有人偷渡。唉，香港哪来的遍地黄金？还不是要用双手做才有饭吃？”

阿妈不怎么爱看电视，却常常开着收音机。她的许多见解，都是在那儿学的。有时晚上听累了，便躺在喜才身边打呵欠，用扇子替他扇蚊子，絮絮叨叨地说些陈年往事。

喜才长得像妈，秀气，瘦长，话不多。可是他心里常常有一股声音在和自己说话。

名字是改了，可是‘财’、‘才’同音，白峻峰他们还是追着他叫“财迷”。喜才为此和他打过一架。学校把阿妈叫到学校交代这件事，校长的语气很重，说“你们这种家庭要好好学学怎么教孩子”。阿妈回家就抱怨他不懂事，阿爸把啤酒罐掐得“啪啪”响，喜才觉得他在皮笑肉不笑：“其实‘财迷’有什么不好？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发达！我们这种人家要的是钱不是才华！改个名字白花几百块，还不如让我多买几打啤酒呢！”

喜才瞪着爸爸，忽然骂：“鸡四！”

“‘鸡四’是你叫的吗？”阿爸毫不犹豫